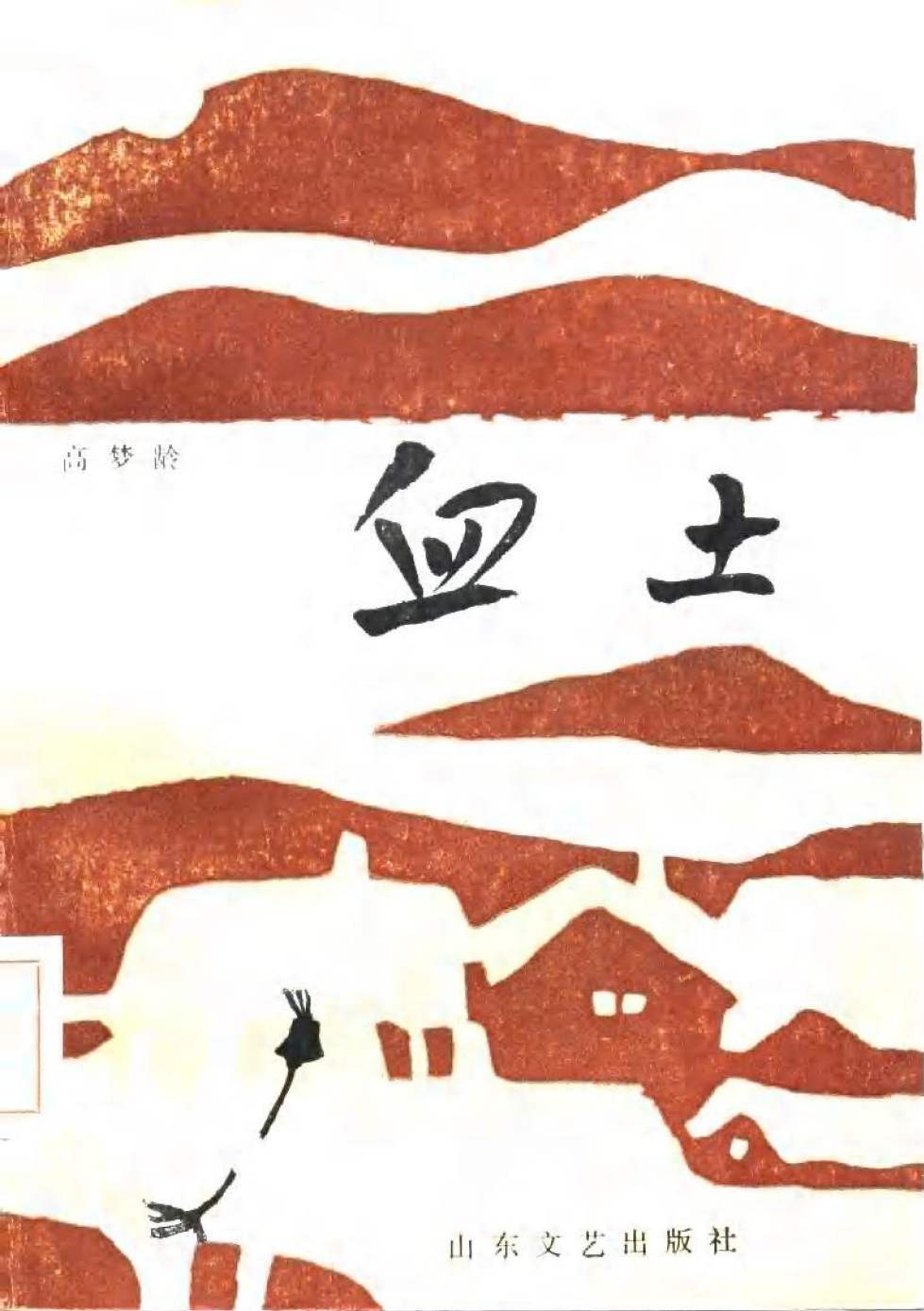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landscape in shades of red and white. It features rolling hills and mountains at the top, a small house with a chimney in the middle, and a figure standing in the foreground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.

高 梦 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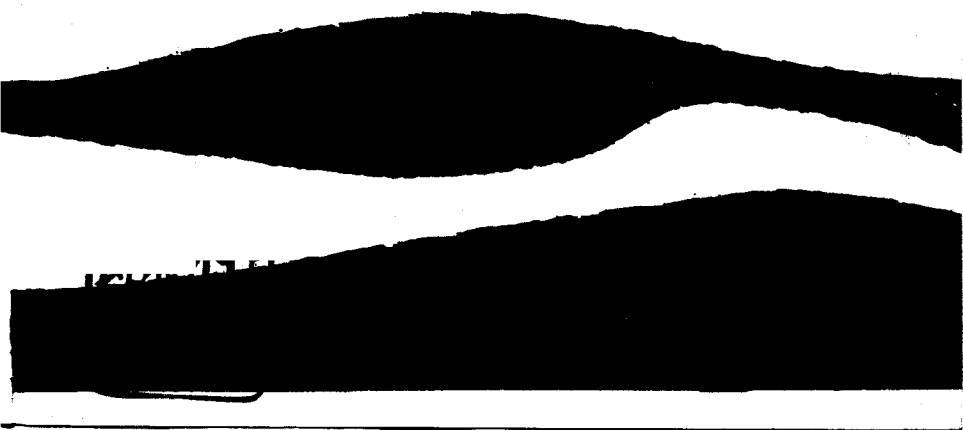
血 土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

● 高梦龄

血 土

1957



血 土

高 梦 龄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5.75印张 2插页 312千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900

书号 10331·141 定价 2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血土》是反映东满土改和剿匪的一部优秀长篇小说。故事通过石双山和李小英两个人不幸的遭遇，反映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。石双山为了护守祖先创业遗留下的一点血土——海兰江下梢坟地，同汉奸地主江育轩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事败，只有远走他乡避难，路上同妻子李小英失散。夫妻失散以后，都以为对方已经死去，李小英无路可走，只身回村，后来同雇农江振发再婚。在拜堂的时候，男人又被捉去当劳工。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，人回来时已成残废，不久江振发在痛苦中死去。

石双山逃走後，江家以为他真的被压死，从此斩草除根了。可是，在东满刚土改时，石双山突然回到了石头村。石双山回村以后同当了县“参议”的江育轩，展开了一场新的斗争。江育轩勾结土匪，制造“除夕暴动”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翻身的农民一举歼灭了敌人。

《血土》故事情节曲折生动，语言优美、隽永具有民族特点和边疆生活情趣。是一部很值得一读的作品。

“我必须忠于历史和再现革命的人物，正象他们过去一样：流血的、放荡的、有力的和玩世的。我把我的戏剧看作是一幅必须和它的原作相象的历史的油画……。”

——毕希纳

楔 子

长白山千山万壑，林海茫茫。丛山中有一条峻峭的山岭，由西南斜向东北，潇潇洒洒，伸展百十里路长，叫老松岭。从高处望去，这条山岭在长天阔野下，显得十分宁静、肃穆、柔顺。夏天，岭上岭下，草木葱茏，枝繁叶茂，如同绿色的织锦在飘拂，冬天积雪皑皑，晶莹闪光，好象一只苍莽的银蛇在舞动。湛蓝湛蓝的海兰江和郁郁葱葱的老松岭，这对大自然之子，在高远的苍穹下嬉戏着，时而并肩携手而行，淙淙流水，映照着山岭的娇容，时而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……

到了下游，老松岭弓起它巨大的腰身，兀起一道椭圆形的屏障，把海兰江圈在了里边，象是怕它跑了。可是，海兰江的性格是坚韧的，不屈的，历经多少沧桑，百年、千年……水滴石穿，终于从老松岭的臂膀下穿过，一路高歌，奔腾向前，在它的身后，留下大片冲积平原。

这里丰富的自然宝藏，无边的处女地，曾经养育了爱新觉罗氏和他的八旗子孙。近百年来，汉族、朝鲜族也渐次大批流入，来寻找衣食，温饱。

海兰江下稍有个村庄叫石头村。它三面被群山包掩，村南的叫双峰山，西面的叫屏风山，北面的叫采石场。江水从村子中间流过，南岸的叫南屯，北岸的叫北屯。这里地处险要，进出方便，两条十字交叉的驿道，在屯南向四方展开。

早年间，这一带人烟并不很旺，只有几户满族，其余便是临时住着一些采山的，打猎的，挖棒槌^①的……

在石头村南屯的西沟沿上，有棵老榆树，树身弯弯曲曲，瘢痕结花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树叶也不那么繁茂，树下有两间低矮的朝鲜族式小草房，住着一户朝鲜族，叫朴炳一。

这夫妻俩，都给江家大院当雇工。炳一年青时要过手艺，会瓦匠活。江家大院的青石墙，院中的大福字影壁，门脸的细活，佛堂的装修，都是他领工干的。他的老伴朴阿妈妮^②，是个心眼好，贤惠，又勤劳的人。一辈子生养过五个儿女，只活了一个最小的，叫哲龙。

在那样的年头，老夫妻俩手不消闲地干活，也还是缺吃少穿，混不饱肚子，还要东借西取，拉一屁股饥荒。

在哲龙二岁的时候，村里出了一件事。江家大院有个女工，大家都叫她石嫂子。石嫂子的公爹石匠石，是石头村一带人人称颂的英雄，为了反抗江育轩的爸爸江大棒子，勾结官府跑马行圈霸占穷人土地，他和乡邻们起而反抗，最后失败死于官军之手。石匠石的儿子，因为贫病交加，不幸早亡。石嫂子自丈夫死了以后，她身板一直不好，为了吃饭，侍养

① 棒槌：人参。

② 朝语：妈妈。

孩子，还得做工。少一天也要扣掉她的全月劳金钱。这年立冬以后，连炕也起不来了。一些穷苦的兄弟姊妹们，都为她的病焦急着，怕她有个好歹。

江家大院这户财主，跟别处的粮户不一样。女的当家，男的不管事。江育轩这个人，从小上私塾，长大了念佛，每天手里捋着一串溜明锃亮的捻珠，不管家业。买房子置地，收租子讨账，人情往来，婚丧嫁娶，总之，里里外外，上上下下，全由他二老婆钱氏来管。

石嫂子有病苦撑着，钱氏却恶狠狠地说她懒，说她滑，说她馋，说她不干活，想白吃饭……

一些长工，伙计们看不过眼，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，跟钱氏讲理，可她竟动起手来打人，盛怒之下，长工们操起了家巴什，要和她拚……江育轩一看要出事，就把人叫到佛堂，听他诵经讲道，连石嫂子也给拉去了。

石嫂子跪在佛堂，咳嗽不止，由于病重，支撑不住身子，昏倒在地上，管家韩花舌子，一看人确实不行了，问钱氏怎么办？钱氏递给他一个眼神，韩花舌子上前把她拖出了佛堂，赶出了大院。

石嫂子被赶出江家大院以后，抱着吃奶的孩子，不知该到哪里去。在满天风雪中，怀中缺衣少食的婴儿瑟瑟发抖，石嫂子把自己身上破衣脱了下来，给孩子包在了身上，接着就大口大口地吐起鲜血，嘴里无力地叫着：“双山啊，娘不行了，你才这么小，多咱能长大……让我把你托靠谁呢？”

石、朴两家的友谊是世代相传的。朴阿妈妮素间同她很

好，苦难中两人互相救助；朴阿妈妮发现后，急步上前，背起石嫂子，帮助她找个地羌子^①，先安顿下来。接着又来了一些乡邻，申基浩，傅秉三这些老户，又帮助她拾柴，架火……随后朴阿妈妮，又从家里给她顶来半升稗子米，帮助她煮些粥喝。

“谢谢你，老嫂子！”

朴阿妈妮，见她总是悲愤地淌着眼泪，就劝她：

“日子过得再难，也要挺住，命总不会老是这样的，驴粪蛋子也还有发烧那一天呐！”

石嫂子睁大了双眼，愣愣地在听着，从深深陷入的眼窝里，滚下大颗大颗的泪珠，她伸出枯柴一般的手，拉着阿妈妮，痛不欲生地说：

“老嫂子……我要你分分心，尔后我的孩子能够活下来，懂事时，你告诉他，要象他爷爷那样活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已泣不成声，拚着全身的力气，挣扎着跪了起来，面对着埋葬着她的公爹的兄弟峰，喃喃地说：

“公爹，你看着俺没有，俺给你磕个头，以后孝敬不了你啦，俺要走了！”一阵干咳，又是吐着大口大口地鲜血。

她在昏迷中，挣扎着对朴阿妈妮说：

“……我人穷，没什么报答姊妹的，我死后……能变成一座青山就好了，春天来采冰凌花，秋成来收山吧！”

北风呼呼叫了一宿，吹打着门窗，飒飒作响。朴阿妈妮

① 用木杆搭起来的，只能临时居住的小窝棚，也称“马架子”。

心里有事，惦记着石嫂，翻来复去一宿也没睡实。她想，石嫂这一夜很冷，给她弄点热汤热水吧，暖暖身子。

天一放亮，朴阿妈妮就点着了灶堂火，煮起了饭，这时猎手申基浩带着一身雪花跑了进来。把一串野鸡，跳猫扔在了灶堂边。

“你刚从山上下来？”朴阿妈妮看他满身挂着霜雪问。

申基浩搓着冻僵的手，说：

“打几只野鸡给石嫂熬点汤喝喝！”说着他还从兜里掏出一些钱递给朴阿妈妮说：“你给石嫂请个先生看看！”

“你，你……”朴阿妈妮知道申基浩家生活十分困难，屯里人都跟他叫“穷申”，家里也常常断顿，就说：“你丫头过冬连件遮丑衣服也没有，这钱还是给孩子扯几尺布吧，请先生的事，我担下！”

“钱不多，不多！”说着他背起一杆猎枪走了。

朴阿妈妮煮好了汤和饭，又端上朝鲜族酸辣白菜，就往羌子那里走，想让病人吃点热乎的汤饭。

天阴沉沉，灰濛濛的，西北风刚住下，片片雪花就飘落下来。她走着，走着，离羌子近了，就听见孩子撕裂人心呼叫。这叫声扣击着她的心弦。她暗暗吃惊，把裙子提起一角，加快了脚步。再往前走，已经看得见羌子跟前围拢着人，听得见人们低微的议论声，叹息声……

“朴大嫂来了！”人们这时都急着叫道，“紧走几步！”

“阿志妈妮^① 巴力巴力^②！”猎户申基浩也大叫起来。

“阿志妈妮，你端着的是啥呀！”申基浩的媳妇迎上前去问道。

“给石嫂熬的汤啊……”朴阿妈妮听着人们说话的声音，望着人们的神色，不知为什么，她的手有些颤抖了。

“石嫂她，她……”申基浩的媳妇“哇”的一声，双手捂住了脸说：“不行了！”

啪！一碗滚热的汤水。从手中脱落了，碗碎成几片，朴阿妈妮愕然失色。她惊怵怵的，一步一步向前走着，每迈开一步，似有千斤。她终于在申基浩媳妇的搀扶下，钻进羌子。

石嫂子的眼睛已经闭上了。她腊黄清癯的脸上，挂着的是愁苦，是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……朴阿妈妮展开衣裙，从炕上把一个二岁孩子放在里面，抱在怀里。“我苦命的阿得力^③！”朴阿妈妮的眼睛早已被泪水迷蒙住了。

朴阿妈妮恪守着山东姊妹的遗言，关怀备至地抚育孩子成长，无论风雪严寒的冬天，还是烈日酷暑的夏季，在石头村，你都会看到她的脊背上背着两个孩子，今天去东邻家，明天去西舍，为孩子找奶水，讨饭……

双山在阿妈妮温暖的脊背上，在百家奶的喂养下，他渐渐长起来了。那些年，为了山东姊妹的遗孤，她宁可撂下亲

① 阿志妈妮：朝语，嫂子。

② 巴力巴力：快快的意思。

③ 朝语：儿子。

生的孩子哲龙，而对双山精心照料，从不疏忽半分。

一晃，两个孩子六岁了，虎虎实实的，活泼可爱。双山月份大，是哥哥，哲龙小，是弟弟。双山无论走到那里，都要带着哲龙，这真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兄弟。人们看见这一对虎羔子似的两个小子，都很眼热。对炳一说：“老朴大哥，你们家的苦日子，快熬出头来了！”炳一和老伴听了这话，心里确实乐滋滋的。老夫妻俩，为了孩子们免去饥寒，求得温饱，终日不歇地劳动着，筹划着、挣扎着。

石双山，哲龙渐渐的长大，开始放猪，放马了，到了十三、四岁，就当大半拉子，给江家扛活了。

不久，突然灾难降临了……

一天，关东军宪兵队藤井文正中佐，秘密地来到了江家大院。江家大院接人待物等级极严，在他的亲戚，朋友中，分三六九等。接待高朋贵客时，都是在他家上房东屋，仆人摆好烟茶果品，由钱氏出面接待；只有属于佛家的事或特殊情况，才由江育轩亲自出面。

这天，朴阿爸依^①，正在修补佛堂的后山墙，干了一气活累了，掏出了烟包，依在墙根，抽起烟来。他忽然听见佛堂有人说话，他趴着窗户，偷偷向里一看，只见一个日本军人，手捧着一个亮铮铮的金牌，满脸堆笑地对江育轩说：

“育轩先生，努力治安，功劳卓著！你大大的好，是我们关东军的特别赞助员啊！”

① 朝语：大伯。

江育轩受宠若惊，颤抖抖地接过牌子，感谢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！中佐先生过奖了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朴炳一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他们全部的谈话。他又是气愤，又是惊愕：“天底下有这样善人！他……他会干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！给日本人当坐探，得金牌奖！”

原来，在这不久之前，在屏风山后的大林子里，发生一起惨案。一个抗联密营被服厂被破坏了。七名女战士，面对包围了她们的讨伐队，英勇不屈，奋力抵抗，最后全部战死，无一投降。讨伐队为了炫耀他们的武功，还把七名女战士的尸体拉下山来，在松岭曝尸示众……

江育轩送藤井从佛堂出来，听得山墙边有响动，机警地回头一看，见朴炳一在干活，心里一惊，脚步稍微迟疑了一下，便跟藤井走了，二人步入正堂，那里，钱氏穿着一件薄翼一般大开叉旗袍，风骚满面，早已备好山珍美酒，为藤井洗尘。“请，藤井先生！”

藤井走后的第二天，村长朴禧寅派村上动员股一个雇员去通知朴炳一：

“老朴头，你赶快到村公所去，有你的公事！”

“有我的公事？”朴炳一心里纳闷，觉得奇怪，“我一不偷，二不摸，有我什么公事！”那个年头人们最怕官家的“公事”了。

朴阿爸依到了村公所，村长朴禧寅劈头就是一句：“老朴头，你日子过得怎么样？”

“村长详情，我老俩口子，快成干骨头棒子了，再加上

这年月……光景能好了！”他想他是江家大院的长工，村长又同江家大院好得一个人似的，总有一方面关照，不一定是抓他劳工，勒勒他的“大脖子”，兴许放他回去。

“给我带点什么来了？”

“村长我……”朴炳一搓着手，十分为难：“眼下手太紧，等到年关结账时……！”

“中了！别跟我哭穷，我是穷村长，石头村都象你这样，我当村长的，就要喝西北风了！”他狠狠地用白眼珠白了朴炳一一眼。

“你出劳工了。”说着从兜里，掏出一张劳工票，甩在了朴炳一面前。“你带手戳没有？”

“没带！”

“按个手印也行！”

朴禧寅打开印色盒，拉过朴炳一的手，在劳工票上按了个手印，接着家不让回，关到一间冷屋子，准备送走。

第二天，朴阿妈妮痛不欲生带着双山，哲龙，来送他们亲人。

双山远远就看见了她的阿爸基，高大的身躯，高扬的头颅，颌下飘拂的髯髯银须……他象小燕般飞也似的，扑到了阿爸基身边，抱住了他的腰身，把头贴在他的胸前，嘴里叫着：“阿爸基，阿爸基！”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朴炳一伸出结满老茧的大手，一时也现出生离死别的难受，抚摸着他的头，说：“孩子……我盼你们快长大啊，江家把人吃了，都不吐骨头啊……”

朴炳一被抓走了，阿妈妮腰腿疼病常犯，艰难的日子，就靠兄弟俩支撑着。过了几年，石双山的个头也长起来了，宽宽的肩膀，粗手大脚，出入在风雨中，不停的苦干着。村里人都夸他：“日后在石头村，论庄稼活，要数石双山站头排了！”但是，粮户、村公所对朴家的迫害也更加剧了。不久，村公所动员股的劳务系长又把一张劳工票，送到了朴阿妈妮家。

“老朴婆子，你家俩小子，出个劳工！”

这真是晴天霹雳，朴阿妈妮一把将双山拉在她的身后，象要隐藏一个物件似的，要把他藏起来。停了一会儿，她痛苦地说：

“我家不能再去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好大胆子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是没坐过东洋人的老虎凳，喝过辣椒水吧。”劳务系长凶狠狠地说。

“我求求你们，放了我这苦命的穷老婆子吧……”她想，是不是又来“勒大脖子”，便哀求说，“家里实在没什么孝敬长官的东西。”

“少废话，写谁名？”劳务系长表示很不耐烦。

石双山挺着胸脯上前，高声说：“别咋咋呼呼的。写上我的名字，石——双——山！”朴大娘一听这话，惊呆了，一下子扑到他身上，用手捂住他的嘴，对村上劳务系长说：“不，不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写上朴……哲龙！”

“啊？”村上的劳务系长一时都惊叫起来了。“你倒舍得一个独生儿子。”

“我去！”那年头出劳工，有多少人把命扔在了外边，人们谈虎色变，最怕劳务系的人了。可石双山不愿让弟弟哲龙去受苦，便毫不迟疑地说，“还是写上我的大号吧！”

“嘿嘿嘿！看出劳工美啦，别忙，”劳务系长兴灾乐祸的嚷嚷着走啦。“等着吧，我会来请你的！”

哲龙走后，一直没音信，双山十分孤寂，终日心情郁闷，觉睡不好，饭也吃不下，再加上酷暑当头，东家活催的紧，吃食又不强，一下病倒了。这天，他好了一些，可心里还是热辣辣的，信步溜到河边上，钻进柳条通里，乘起凉来。这里肃静得很，除了山雀唧唧叫唤之外，就是海兰江均匀的送浪响声，微风吹来甜丝丝的。忽然，隐隐传来一个少女清亮的歌声。

八月十五月儿圆，
有钱人家团团坐呀，
春哥圆月月不圆……

石双山双手垫在脑后，仰面躺在绿茵茵的抓根草地上，望着柳梢头，望着瓦蓝瓦蓝的天空，望着飘过的白云彩，想着他遭遇的种种不幸，随着歌声的节拍，他长长叹息一声。

歌声越来越响，调门也更哀婉，石双山冷丁坐起身子，心里想，这是谁唱的，声音这么亲切，这么熟，是……他顺着声音传来的地方望去，透过密扎扎的柳条空隙，他终于看见了一个背着背篓的姑娘，在采野菜，她叫李小英，是赶车

老板李大叔的姑娘，兄妹排行第五，人又管她叫五儿。李大叔是村里老户之一，和朴家原来住邻居，只隔两间房。后来，李家先人用血汗开出的土地，被江家大院霸占了，才被迫搬到外村去的。他们从小就在一块，一块藏猫虎，一块扯老鹰叼小鸡，一块儿拾柴，一块儿上树掏雀……小英从小就很机灵，一对黑溜溜的眼睛，忽闪忽闪的，嘴快，不饶人，手快，干起活来利利索索的。他们有时愉快地玩着，有时气恼地闹翻了，那时你就会看见，她抱着小板凳，头也不回，两个货郎鼓般小辫一撅，赌气回家了。但过了半天，他们又好起来了。双山这时问她：“你不是生气了吗？”“没有！”，“没有？我看见了，都气哭了，怎么又来玩了！”她爽爽气气地笑一笑，说：“好了，我们这回好好玩，来！摆家门，这是房子，这是烟筒……谁打柴呀，谁做饭呀……谁当爸爸，谁当妈呀？”

又过几年，他们都十一、二岁了。一次，也是在这海兰江边采菜，那时正是满山达子香花开的季节，满山坡，红堂堂的，他们坐在一棵柳树下，小英就靠近他的身边。微风从田野里轻轻吹来，带着大地暖烘烘的泥土芳香，双山眼睛一下盯住村南一片土地说：“我家那块地，长起庄稼来呀，黑珍珍的！”小英答应一声：“嗯！那不是你爷爷开的地吗！也是让粮户给霸去了！”

双山说：“是啊，真叫人心疼，有了地，生活就有个望头了……我眼下有什么着儿？下梢地太小了，想办法再开点地吧！”

李小英问：“能开起那样好的地？”